第二章　高雄縣閩南語的語音——聲母與韻母

高雄地區是台灣閩南語方言區裏，方言最單純的地區。如前所述，台灣地區的閩南語是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的融合，我們從來不曾發現一個純粹的漳州方言或純粹的泉州方言。台灣閩南語的方言差其實只是「配方」成分的不同，漳州腔成分多的，我們叫做「偏漳腔」；泉州腔成分多的我們叫做「偏泉腔」，融合得太厲害，分不出是漳是泉的，我們叫做「混合腔」。高雄方言即屬於這種「混合腔」的閩南語方言。

「偏泉腔」和「偏漳腔」其實也有混合，不過只是小方言區內部的融合，參與融合的方言有限，我們可以稱之爲「小融合」；另一種是大方言區的融合，參與融合的方言較多，融合得較徹底，我們可以稱之爲「大融合」。台灣南部的「混合腔」大部分是「大融合」的結果。但是有些混合腔有特殊的混合配方，不像「偏漳腔」、也不像「偏泉腔」，是「小融合」的「混合腔」。

由嘉義以南的閩南語都屬於「混合腔」地區，這個區有兩種融合的型態。其一是「台南市型」，台南市區〈入〉字頭唸 l-，歸〈柳〉字頭，這是泉州海片的特色，可是〈薑〉字母唸 ioonn，這是漳州腔的特色，這兩種特色都不是台灣優勢音，走出台南市區，〈入〉字頭就唸 dz-了，所以這樣的雖然融合了漳、泉腔，卻只是小融合，和整個台灣優勢音的趨向不相合轍；其二是「高雄型」，整個高雄縣市、屏東、台東、花蓮南半部等一大片地區都屬於這一區，這個混合區內部當然也有方言差，但差別極其細微，這一區是台灣閩南語方言區之中分佈區域最廣、內部方言差最小的方言區。若依行政區劃來看，這個區包括了五個縣市，其中則以高雄縣最大。

我們在高雄縣平均地選擇了 10 名老年層發音人進行方言調查，這 10 個發音人全部是本市、鄉、鎮、甚至是本村、庄世居的在地人，因此是相當有代表性的發音人，現在將這些發音人的背景資料簡單介紹如下：

編號	方言點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職業
阿蓮 60	高雄縣阿蓮鄉石案潭	蘇忠賜	男	1931	農
彌陀 58	高雄縣彌陀鄉漯底	孫枝木	男	1933	農
鳳山 77	高雄縣鳳山市市區	徐東明	男	1914	工
旗山 63	高雄縣旗山市	劉疊村	男	1928	農
崗山 70	高雄縣崗山市石螺潭	廖君丑	男	1921	公
茄萣 56	高雄縣茄萣鄉下茄萣	施罔腰	女	1935	歌仔戲演員
內門 68	高雄縣內門鄉學仔里	李禮智	男	1922	農
林園 74	高雄縣林園鄉港仔喙	廖萬吉	男	1917	漁
大樹 71	高雄縣大樹鄉洲仔	蔡添財	男	1920	農
大社 70	高雄縣大社鄉吳厝	吳金弘	女	1921	農

以上編號，「數字」表示發音人一九九〇年的年齡，這是爲了要和整個台灣的其他方言調查資料做比較所做的設計。其他有關的說明參見「高雄縣閩南語方言詞彙對照表」例言，茲不贅。

現在根據這些調查資料將高雄縣的閩南語方言音韻系統敘述如下：

一、聲母

傳統閩南語聲韻學把聲母叫做「字頭」，閩南語共十五個字頭，稱「十五音」，傳統閩南語韻書也因此稱爲《十五音》。高雄縣方言的聲母系統大抵「十五音」俱全，詳細參見「對照表」表一，茲羅列說明如下：

脣音

邊	p	p	清不送氣雙唇塞音
頗	ph	p^h	清送氣雙唇塞音
文 1	b	b	濁雙唇塞音
文 2	m(+N)	m	濁雙唇鼻音

舌尖音

地	t	t	清不送氣舌尖塞音
他	th	t^h	清送氣舌尖塞音
柳 $_1$	l	d	濁舌尖塞音
柳 $_2$	n(+N)	n	濁舌尖鼻音

齒音

曾	ts	ts	清不送氣舌尖塞擦音
出	tsh	ts^h	清送氣舌尖塞擦音
時	s	s	清舌尖摩擦音
入	z	z	濁舌尖摩擦音

舌根音

求	k	k	清不送氣舌根塞音
去	kh	k^h	清送氣舌根塞音
語 $_1$	g	g	濁舌根塞音
語 $_2$	ng(+N)	ŋ	濁舌根鼻音

喉音

英			無聲母
喜	h	h	清聲門摩擦音

（一）上列音標之前的漢字是所謂的「十五音」高雄縣閩南語和其他閩南語一樣，依現代漢語學家一般的標示法用了 18 個聲母，但其中 b 與 m,l 與 n,g 與 ng 各成互補分佈，屬同一音位，所以傳統《十五音》韻書都將這三組音歸爲〈文〉、〈柳〉、〈語〉三「字頭」。非鼻音的 b,l,g 之後只接口元音， m,n,ng,只接鼻元音或鼻輔音，譬如：

A 組: mann^{2} 媽　meenn^{7} 罵　minn^{7} 麵　moonn^{5} 毛(姓)
　　mng^{5} 毛

B 組: baq^{4} 肉　be^{2} 馬　bi^{2} 米　bo^{2} 母　bu^{2} 武
　　ban^{7} 慢　bin^{5} 民　bun^{5} 文

以上 A 組所有字的韻腹都是鼻化元音或韻化鼻音，而 B 組字的韻母都是口元音。兩組音的聲母或韻母不可替代，譬如我們沒有聽過高雄人能夠發出 ma 或 bann 或 mak, mang 的音，並且有意義的不同。這條規律適用於漳泉系閩南語，但到了潮州這條限制才被打破，潮州有 mak:bak, mang:bang 的對立。

由此可見 A 組和 B 的聲母雖然音值不同，但從音位的觀點看來，他們是一個音位的兩個變讀。因此我們接受傳統的觀念，認爲閩南語的聲母有 15 個，而把鼻化成分歸入韻母，作爲韻母的區別性特徵之一。不過在符號上，我們仍採用偏重音值的標示法，也就是鼻化成分在聲母和韻母都標示出來，這不過是爲了遷就現代漢語學家的習慣而已。在敘述上， 15 聲母的設計依傳統閩南語聲韻學的習慣，別稱爲「字頭」，因此所謂「字頭」和 18 聲母設計所謂的「聲母」意義上不盡相同。

15「字頭」或 18「聲母」的設計不同會影響到韻母數得多寡。如果有一個字類只有〈文〉〈柳〉〈語〉三個字頭的鼻音韻，那麼 15 字頭的設計，因爲鼻化成分歸入韻母，這些鼻音字就能成韻； 18 聲母的設計，既然把鼻音成分歸入聲母了，韻腹的鼻音顯示不出來，這些鼻音字就可以移入口音韻。

（二）輔音分清不送氣音、清送氣音、濁音、鼻音四組，在漢語支系語言中是少見的，除閩南語之外尚有湘語、吳語，不過湘語、吳語的濁音來自古代漢語的濁音，而古代漢語的濁音在閩南語中已經變成清音。閩南語的濁音對應於中古漢語的鼻輔音，而中古漢語的鼻輔音在閩南語仍然有一大部分唸鼻輔音。因此閩南語漢字音常有濁音、鼻音兩讀的現象。如：

馬 mann^{2} ,be^{2}	明紐
尼 ninn^{5} ,li^{5}	泥紐
老 noonn^{2},niaunn^{2},lo^{2},lau^{2},lau^{7}	來紐
吳 ngoonn^{5},goo^{5}	疑紐

古代漢語輔音分 n-（泥）:l-（來），閩南語 n-,l-兩個聲母和中古「泥」、「來」二紐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譬如「尼」字屬「泥」母，但也可以讀 l-；「老」字屬「來」紐，也可讀爲 n-。

漢字音兩讀的字，大抵上唸鼻音者爲文讀音、唸濁音者爲白話音，但相反的現象也有。

（三）閩南語濁塞音阻塞度相當低、而濁度相當高，是一種鬆軟濃濁的塞音，大約相當於把鼻音的鼻化成分除去的程度，充分表現了源自鼻音的性格。 b-、 g-如此， l-的音值也一樣是一個鬆軟的塞音[d-]，聽起來非常類似[l-]，接低音時更像邊音，所以一般習慣寫成 l-，但基本上它是塞音。或者依各人的發音習慣，可以唸 d-/l-自由變讀。

（四）齒音接-i 時通常會變成顎化音，但不是絕對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地方全都顎化爲舌面音，林園則顎化爲舌葉音，而崗山、內門則塞擦音 ts-,tsh-及濁擦音 z-顎化爲舌面音 tɕ-,tɕh-，擦音則顎化爲 ʃ-，最奇特的是大社 70 ： tsi → tɕi;tshi → tʃhi;si 不顎化， zi → gi 。

整個高雄縣的老派都有〈入〉字頭，讀爲 z 或 dz ，而以摩擦音 z 居多。當〈入〉字頭接齊齒音時，大都變舌面音[ʑ-]或[dʑ-]。大社 70 全面變 gi ，可是接合口音時仍唸 dzu。高雄縣其他方言大部分〈入〉字頭字 zi/gi 兩讀，如：日頭 zit^{8}thau^{5}/git^{8}thau^{5}。並非大社鄉的老派都和大社 70 的發音人一樣 zi → gi，我們問過許多大社人， zi/gi 兩讀的情形仍然很普遍。可是 zi → gi 的情形在整個高雄縣的中年層以下非常流行，估計有一半以上 zi 變成 gi 了，不過 zu/dzu 仍然保存，所以高雄縣的〈入〉字頭並未消失。以下的資料引自「對照表」表六十九：

	志<爭>	刺<出>	四<時>	二<入>	裕<入>
阿蓮 60	$tɕi_{11}$	$tɕh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彌陀 58	$tɕi_{11}$	$tɕh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鳳山 77	$tɕi_{11}$	$tɕh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旗山 63	$tɕi_{11}$	$tɕh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崗山 70	$tɕi_{11}$	$tɕhi_{11}$	$ʃi_{11}$	$ʑi_{22}$	zu_{22}

茄萣 56	$tɕi_{11}$	$ɕ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內門 68	$tɕi_{11}$	$tɕhi_{11}$	$ʃi_{11}$	$ʑi_{22}$	zu_{22}
林園 74	$tʃi_{11}$	$tʃhi_{11}$	$ʃi_{11}$	$dʒi_{22}$	dzu_{22}
大樹 71	$tɕi_{11}$	$tɕhi_{11}$	$ɕi_{11}$	$ʑi_{22}$	zu_{22}
大社 70	$tɕi_{11}$	$tʃhi_{11}$	si_{11}	gi_{22}	dzu_{22}

由上表我們還發現茄萣 56 的〈出〉字頭全部唸 s-，和〈時〉字頭混同了，「十五音」成了「十四音」了。譬如：

切菜　　$sieet_3sai_{11}$

手銃(手槍)　　$siu_{33}sieng_{11}$

茄萣音這一點特色成了茄萣人被人取笑或自我解嘲的笑柄之一。譬如以下的句子常常成爲茶餘酒後的笑談：

1. $khi_{33}\ sai_{31}si_{22}a_{31}\ be_{33}\ ang_{22}\ sai_{11}$

去菜市仔買紅菜

台南、高雄一帶「茄子」被當成不雅的名詞（因狀似陽物），女性更是禁忌，「茄子」雅稱「紅菜」 $ang_{22}\ tshai_{11}$。茄萣人說 $ang_{22}\ sai_{11}$ 遂與「翁婿」 $ang_{22}\ sai_{11}$ 同音，是笑點所在。

2. $lang_{22}\ sng_{12}\ tsin_{22}\ ioong_{31}$, $tak_1\ ninn_{22}\ sue_{33}$, $hoo_{11}\ li_{33}\ sue_{22}\ tsit_1\ si_{31}\ lang_{12}$

籠床眞勇，逐年炊，予汝炊一世儂

賣蒸籠的人自誇說：「我們的蒸籠很牢固，年年蒸，讓你蒸一輩子（不會壞）。」閩南語「蒸」說「炊」 $tshue^1$，茄萣音 sue^1，遂和「衰」（倒霉）同音，是笑點所在。

像這種〈出〉字頭(*tsh-)全部歸〈時〉字頭(s-)的口音分佈在高雄縣西北部的茄萣、湖內、路竹一部分以及台南縣的關廟、歸仁的一部分，這些鄉鎮都是鄰接著的一片方言區。這一方言區的當地人常常出外的往往能夠學會台灣優勢音把〈出〉字頭的字改唸 tsh-以免受人取笑，我們的發音人茄萣 56 因爲是歌仔戲演員，常常出外（但非久居外地），當然能夠完全把〈出〉字頭的字改唸 tsh-，我們在字

表上所記的是代表當地口音的 s-讀。茄萣的次女（ 28 歲左右)因爲在台南唸過書，已經全部改唸 tsh-，但長女因未曾久居外地，仍唸 s-。

這一方言區的鄰近鄉鎮如崗山、阿蓮偶然也會出現〈出〉字頭的字唸 s-的又讀音（參見「對照表」），不過他們認爲 tsh-讀較正確。這種兩讀的情形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爲唸 s-是受到鄰近茄萣關廟方言的影響；一是認爲這個地區本屬〈出〉字頭唸 s-的分佈區，因爲〈出〉字頭唸 s-的分佈範圍縮小了，遂成區外方言，但 s-讀仍然殘存在一些口語詞彙之中而爲又讀。何種解釋較正確，尚須進一步求證。但觀乎茄萣人逐漸改唸 tsh-的情形看來，〈出〉字頭唸 tsh-的分佈範圍正在縮小應該是個事實，那麼後者的解釋似乎比較合理。

（五）〈英〉字頭雖說是「無聲母」，其實在重音時讀喉塞音 q-〔ʔ-〕，在輕聲時喉塞音消失，次重音時有無喉塞音皆無妨。閩南語一般的情形多字組的重音在末字，如「東亞」 $tang_{22}ʔa_{33}$ 、「朋友」 $pieng_{22}ʔiu_{31}$ ，此時在「亞」、「友」二字之前一定要插入喉塞音"ʔ-"，否則就會像輕聲一樣變成 nga ， ngiu 。多字組的前字屬次重音，如「亞洲」 $a^{1}tsiu^{1}$ 唸[$ʔa_{22}tsiu_{33}$]／[$a_{22}tsiu_{33}$]都無妨。

輕聲的重音在輕聲的前字，輕聲字雖在末字，但聲調較前字輕，而且喉塞聲母消失，而以前字重音節輔音韻尾爲聲母，如：「金仔」 kim^{1} ・ ma^{2}[kim_{22} ・ ma_{31}]。「金仔」聽起來似「金馬」 $kim^{1}ma^{2}$[$kim_{22}ma_{31}$]，但輕重音分佈正好相反。又如「新鞋」 $sin^{1}e^{5}$[$sin_{22}ʔe_{12}$]；「新=个」（新的）[sin_{33}=$nenn_{33}$]，除了輕重音分佈不同外，有無喉塞音也是有差別的。

二、韻母

（一）韻母音素

韻母可分「韻頭」、「韻腹」、「韻尾」三個音段，每一個音段算一個「音素」的話，高雄縣各有如下的 22 個音素：

韻頭：i,　u

韻腹：a,　e,　i,　oo,　o,　u

　　ann,　eenn, inn,　oonn, unn

　　m,　ng

韻尾：i,　u

m,　n,　ng

p,　t,　k,　q[-ʔ]

現在說明如下：

1.「韻頭」爲 i 的叫做「齊齒音」；爲 u 的叫做「合口音」；不含韻頭的叫做「開口音」。舉例如下：

開口音：「家」ka[1]，「雞」ke[1]，「孤」koo[1]，「哥」ko[1]

齊齒音：「基」ki[1]，「寄」kia[3]，「驕」kiau[1]，「堅」kieen[1]

合口音：「久」ku[2]，「柯」kua[1]，「乖」kuai[1]，「娟」kuan[1]

2.「韻腹」分三種，上列第一行叫做「口元音」，共有 6 個；第二行叫做「鼻化元音」，共有 5 個；第三行叫做「韻化輔音」，共有 2 個。

「口元音」 6 個和台灣優勢音一致。如前所述漳州音比台灣優勢音多一個 ee 元音，泉州音比台灣優勢音多兩個 er,ir 央元音，這三個元音都是他州所無，因而他州人學習有困難的音，漳、泉音在高雄縣融合的結果，這些音都被揚棄了。畫出元音圖如下以資比較：

漳州		泉州			高雄	
i	u	i	ir	u	i	u
e	o	e	er	o	e	o
ee				oo		oo
a		a			a	

泉州的元音系統在台灣的「偏泉腔」尚保存完好，但漳州的 ee 元音即使是「偏漳腔」，也已丟失了，只殘存於「擬聲詞」，而爲邊際韻，如：

雞被打時的叫聲　　kee_{22} kee_{22} kio_{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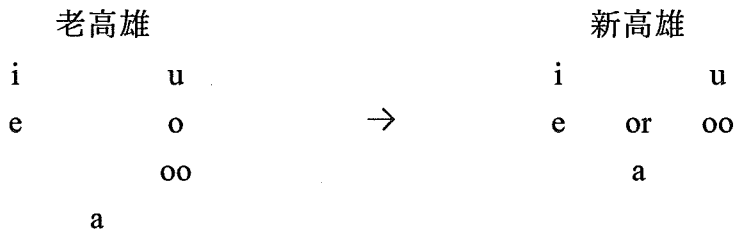
人激動時大聲說話聲　　phi_{32} $phee_{32}$ kio_{11} /$phee_{32}$ $phee_{32}$ kio_{11}

不過連這個 ee 元音在我們在高雄縣所調查的十個方言點的發音人，都沒有發現。由此可見高雄縣是一個徹底的混合區。高雄縣的 ee 元音只出現在-ian[-ieen],-

iat[-ieet]裏的-a-因爲受到韻頭-i-和韻尾-n,-t 的影響提高了舌位，變成[ee]，事實上這個[ee]音值沒有「音素」(phoneme)的地位，即使在我們的偏重音值的記音裏有一個[ee]，但它畢竟只能算是「音值」，不是音素。也就是說，在我們的調查資料裏，高雄縣的韻腹系統沒有/ee/音素。

台灣優勢音 6 個元音，後元音有 3 個： oo,o,u ，而前元音只有 2 個： e,i 。 a 可以算是低元音，舌位有偏後的現象。整體說來，台灣優勢音的元音前輕後重，顯得不太平衡。高雄縣的 o 元音音值普遍地有展唇化、央元音化的現象，據我們的調查資料，高雄縣老年層有 5 個發音人唸圓唇的 o ，有 3 個發音人 o/or 自由變讀，有 2 個發音人唸展唇的 or 。調查中年以下發音人，則展唇化的情形更加明顯，我們接觸的中年以下的高雄人幾乎都唸 or 、或舌位偏前而爲 er 。由此看來 o → or 甚至再→ er 似乎是整個高雄元音變化的趨向。

元音圖的變化如下圖所示：



高雄元音變化的趨向似是元音平衡化的表現。

3.高雄縣「鼻化元音」有 5 個，和台灣優勢音一樣，差別是台灣優勢音的 unn 只充當 iunn 韻母的韻腹，它本身不能自成韻母，頂多只出現在「擬態詞」成爲邊際韻，如：

亂動貌　　nginn$_{22}$munn$_{33}$nginn$_{11}$ngiaunnq$_{3}$

而且這 munn$_{33}$ 的 unn 也未必能夠獨立成韻，因爲有些方言唸成 gi$_{22}$bu$_{33}$nginn$_{11}$ngiaunnq$_{3}$ ，可見前兩個音節的鼻化成分是受到後兩個音節的鼻音所同化的結果。

不過依「十五音」的聲母系統，部分高雄縣方言的 unn 元音可以獨立成韻，如：

女中　　nunn^{2}tioong^{1}

在我們的調查資料中只有大社 70 把「女」唸成 nunn^{2}，其餘都唸成 lu^{2} 或 li^{2}。最普遍的情形是在「女中」一詞唸 lu^{2}，而在「在室女」一詞唸 li^{2}：

女中　　lu^{2}tioong^{1}

在室女　　tsai^{7}siek^{4}li^{2}

不過高雄地區把「女」字唸成 nunn^{2} 的可能不在少數，調查資料中雖較少見，不過在高雄卻經常可以聽到。在這種情形下， unn 元音就不止用在「擬態詞」，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實詞。不過 unn 元音只能接在鼻輔音之後，因此如果我們把鼻輔音看成是獨立的聲母， nunn 即可記爲 nu ，那麼 unn 韻母即成了不必要的設計了。我們把它處理成一個韻母的理由在本章開頭的聲母(一)部分已經說明了。簡單說就是，「十五音」系統沒有鼻輔音聲母，所以鼻音韻必須獨立成韻。

高雄的 unn 韻母的鼻化成分基本上源自聲母而不是韻母。「女」字中古聲母屬「娘」紐(*njo)，現代閩南語無論漳泉絕大多數都唸 l-，高雄唸 n-可以說是保存古音。

鼻化元音的鼻化成分可以抽離出來成爲一個超音段音素，這樣一來，就可以取代 5 個鼻化元音的音素了。不過如果這樣處理的話， m 和 ng 兩個韻腹的鼻化成分也必須抽出來才對，而事實上並沒有人處理成 bN,gN 之類，如果元音的鼻化成分抽離出來，而韻化輔音的鼻化成分不抽離出來，顯然也不合理，因此我們仍然把鼻化元音當成和口元音、韻化輔音一樣是韻腹的一種。

4.兩個「韻化鼻音」： m,ng 是台灣閩南語普遍具有的韻，有些人把他們歸入韻尾，若然則像「毋」 m^{7} 、「黃」 ng^{5} 的音節，就成了沒有聲母也沒有韻腹，而只有韻尾了。可是這兩個 m,ng 音素和鼻化元音有共同的特色，就是都能使聲母鼻化，可是做爲韻尾的鼻輔音卻沒有這個能力，也就是說它們具有韻腹的性格。如：

	鼻化元音	韻化鼻輔音	鼻輔音韻尾
馬	bann^{2}[mann$_{31}$]	門 bng^{5}[mng$_{12}$]	門 bun^{5}[bun$_{12}$]
尼	linn^{5}[ninn$_{12}$]	兩 lng^{7}[nng$_{22}$]	兩 lioong^{2}[lioong$_{31}$]
老	loonn^{2}[noonn$_{31}$]	園 hng^{5}[~hng$_{12}$]	原 guan^{5}[guan$_{12}$]
吳	goonn^{5}[ngoonn$_{12}$]	茅 hm^{5}[~hm$_{12}$]	熊 him^{5}[him$_{12}$]

把韻化鼻音處理爲韻腹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認爲這兩個音其實是由鼻化元音變來的，這一點從文白異讀、漳泉異音即可看出一點端倪：

A組	文讀音		白話音		
	漳	泉	漳	泉	高雄
毋	bu^{5}	bu^{5}	m^{7}	m^{7}	m^{7}
姆	bou^{2}		m^{2}	m^{2}	m^{2}
梅	buei^{5}	muinn^{5}	mueinn^{5}	m^{5}	muainn^{5}
媒	buei^{5}	muinn^{5}	mueinn^{5}	hm^{5}	muainn^{5}/hm^{5}
物	but^{8}	but^{8}	minnq^{5}	mngq^{8}	minnq^{5}
茅	maunn^{5}	bau^{5}	hm^{5}	hm^{5}	hm^{5}
毛	monn^{5}	moonn^{5}	monn^{5}	mng^{5}	mng^{5}

以上 A 組的字全部屬中古「明」紐(*m-)、陰聲韻，這些韻母的鼻化成分應該是從中古鼻音聲母來的。鼻化的*unn 或*onn 舌位高化就變爲 m 或 ng 。所以鼻輔音韻腹的 m,ng 基本上還是透過鼻化元音變化而來，而不是由鼻音聲母直接變成鼻輔音韻腹的。融合的高雄音或從漳、或從泉，並無規則可尋。

B組	文讀音		白話音		
B.1	漳	泉	漳	泉	高雄
湯	thong^{1}	thoong^{1}	thng^{1}/thonn^{1}	thng^{1}	thng^{1}
扛	kong^{1}	koong^{1}	kng^{1}/konn^{1}	kng^{1}	kng^{1}
囥	khong^{3}	khoong^{3}	khng^{3}/khonn^{3}	khng^{3}	khng^{3}
B.2					
長	tiang^{5}	tioong^{5}	tng^{5}/tonn^{5}	tng^{5}	tng^{5}
兩	liang^{2}	lioong^{2}	nonn^{7}	nng^{6}	nng^{7}

以上 B 組都屬於中古音宕攝開口字，由此可知這組字的元音的鼻化成分是由韻尾-ng 變來的。由現代方言比較可知，現代泉州音及大部分現代漳州音的 ng 讀是由 onn 讀變來的。現代漳州音只有長泰等少數地區唸 onn，其他的地區只有「兩」字仍讀 nonn^{7}。這組字無論漳泉 ng 讀都佔絕對優勢，融合的高雄縣唸 ng 可謂自然的趨勢。

C 組	文　讀　音		白　話　音		
C.1	漳	泉	漳	泉	高雄
光	kong^{1}	koong^{1}	kuinn^{1}	kng^{1}	kng^{1}
黃	hong^{5}	hoong^{5}	uinn^{5}	ng^{5}	ng^{5}
C.2					
酸	suan^{1}	suan^{1}	suinn^{1}	sng^{1}	sng^{1}
鍛	thuan^{3}	tuan^{7}	thuinn^{7}	thng^{7}	thng^{7}
遠	uan^{2}	uan^{2}	huinn^{7}	hng^{7}	hng^{7}
C.3					
頓	tun^{3}	tun^{3}	tuinn^{3}	tng^{3}	tng^{3}
孫	sun^{1}	sun^{1}	sun^{1}	sng^{1}	sun^{1}/sng^{1}
門	bun^{5}	bun^{5}	muinn^{5}	mng^{5}	mng^{5}
問	bun^{7}	bun^{7}	muinn^{7}	mng^{7}	mng^{7}

C 組中古音全部屬於具鼻音韻尾的合口韻，漳州白話音仍保存合口韻頭，唸 uinn ；泉州音 C 組音和 B 組音混同，都唸 ng 了。由中古音看來， C 組音和 B 組音一樣都是先喪失鼻輔音韻尾，元音鼻化，然後泉州無論開口的 onn 或合口的 unn 一律變 ng ；漳州則只有 B 組變 ng ， C 組仍保存 uinn 音。

綜合 A,B,C 三組泉州唸 ng 的字，漳州音則有三種讀法 A:m/onn/ueinn/innq ； B:ng ； C:uinn ，也就是說泉州人難以分別漳州的三類字，融合的高雄縣方言除了

「物」字唸 minnq[8] 從漳以外，都採用泉州音，這也是適用了簡單化原則。

閩南語鼻音韻尾的消失一定是在文讀音借進閩南語以前就已發生，否則無法解釋爲什麼只有白話音的鼻音韻尾會消失而文讀音的鼻音韻尾卻不會消失。

5.「韻尾」有三種：「元音韻尾」 i,u ；「鼻音韻尾」 m,n,ng ；「塞音韻尾」 p,t,k,q 。凡韻母含有「塞音韻尾」的叫做「促聲韻」或「入聲韻」，不含「塞音韻尾」的叫做「舒聲韻」。舒聲韻和促聲韻往往根據韻尾的性質被閩南語傳統韻學家配成一對一對的，好比如下的組合：

舒聲韻	-m	-n	-ng	-	平、上、去
促聲韻	-p	-t	-k	-q	入

輔音韻尾-m,-n,-ng,及-p,-t,-k 的「閉音節」謂之「陽聲韻」；含有-q 韻尾及不含任何輔音或鼻音韻尾(可含元音韻尾)的「開尾韻」謂之「陰聲韻」。韻頭和韻腹相同的一對「舒聲韻」與「促聲韻」，閩南語聲韻學叫做「字母」。

並不是每一個「字母」都有一對「舒聲韻」與「促聲韻」，有許多字母只有「舒聲韻」而沒有「促聲韻」，也有一些方言會出現只有「促聲韻」沒有「舒聲韻」的「字母」。茲略摘數例，以明「字母」之配對，以下的例子引自《十五音》，這幾個例子在高雄方言一樣適用：

字母	舒聲韻	促聲韻
〈膠〉	膠 ka	甲 kaq
〈皆〉	皆 kai	—
〈交〉	交 kau	鋏 kauq
〈甘〉	甘 kam	蛤 kap
〈干〉	干 kan	葛 kat
〈江〉	江 kang	角 kak

閩南語的韻尾原則上只有一個，但是像〈交〉字母入聲「鋏」 kauq^{4} 就是雙韻尾。如果要迴避雙韻尾的解釋，必須取消「喉塞音」韻尾的符號設計，把他歸入「入聲調」的特徵之一(參見李壬癸 1989)。這樣一來 p,t,k,也可以乾脆取消，把所有韻尾的塞音成分都看成是入聲的特徵之一，比如標成：

字母	舒聲韻	促聲韻
〈膠〉	膠 ka^{1}	甲 ka^{4}
〈皆〉	皆 kai^{1}	—
〈交〉	交 kau^{1}	鋏 kau^{4}
〈甘〉	甘 kam^{1}	蛤 kam^{4}
〈干〉	干 kan^{1}	葛 kan^{4}
〈江〉	江 kang^{1}	角 kang^{4}

傳統《十五音》之類韻書就是這樣設計的。現代學者也有這樣處理的人，可是這樣處理對習慣於西式拼音符號的一般人而言可能無法接受。

如果要儘量運用音位學原理，把所有互補分佈的音素都合併起來的話，高雄方言的韻母音素只剩下 16 個：

韻頭： i, u

韻腹： a, e, i, oo, o, u

m, ng

韻尾： i, u

m, n, ng

鼻化成分： nn

（二）韻母系統

高雄縣各地方言在韻母方面比聲母或聲調方面的方言差都多一些。而韻母數和韻類的音讀是方言差異的焦點所在。

韻母數的多寡和調查資料的多寡有關係，資料越多韻母收集越齊全，資料越少，就可能會缺漏一些韻母，韻母數也就少了。另外音位觀念也會影響到韻母數的多寡。譬如聲母設爲 15 個（如傳統《十五音》觀念），和設爲 18 個（把鼻輔音獨立設爲音素）就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採用「十五音」觀念，那麼所有鼻化韻母都必須設韻；如果採用「十八音」觀念，那麼有些鼻化韻母的字就必須移到口音韻，歸在鼻音聲母 m-,n-,ng-之下，如果有一個鼻化韻恰好都是鼻聲母的字，這些字移走之後，便成了空韻，不得不遭到廢韻的命運，這樣處理的韻母數就會比採用「十五音」的韻母數來得少這在本章第一節已約略提及。本書的處理方式是沿襲「十五音」觀念，所有鼻化韻母的字都留在鼻化韻裏，不會移到口音韻去，因此無所謂廢韻的事。

可能缺漏的韻母都是一些比較罕用的、涵字較少的韻，尤其是有些入聲韻只涵了極少數幾個字、甚至只有一個「擬聲詞」、「擬態詞」或外來語等所謂的「邊際韻」，這些邊際韻本來不易收集，因此收集得到與否也會影響韻母數的多寡。如果我們把一些只涵少數邊際韻的韻母分別計韻，那麼剩下的韻母數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作方言比較時也較方便。附錄的「對照表」表四計韻就是採用這個作法。比如崗山 70 的韻母數共有 84-88 個，這表示其中有 4 個邊際韻，在「對照表」中凡是這類的「邊際韻」都括弧註明(#外)或(#擬)，表示只出現在外來語或擬聲擬態詞。

現代漢語音韻學家往往把「舒聲韻」和「促聲韻」分別計韻，閩南語的韻母收集齊全的話，往往達到八十幾個，如果收集不全，韻母數往往差了十來個。可是《十五音》是採用「舒入合韻」的方式，就是把「舒聲韻」和「促聲韻」合併爲所謂「字母」，漳州《十五音》只有 50 個字母，台灣《彙音寶鑑》只有 45 個字母。「字母」數比「韻母」數少了將近一半（因爲有一些字母沒有相配的入聲韻，所以字母數一定不可能超過韻母數的半數）。

數字少、加上排除了涵字較少影響韻母數較大的「邊際韻」不計，這樣的「字母數」就成了比較易於掌握的數字，同時沿襲了閩南語的韻學傳統，對閩南語音韻的比較——歷史的或方言的——非常方便。因此在本書，我們所謂「韻母」和「字母」的意義完全不同。

根據我們高雄縣的方言調查，「韻母數」最多的方言達到 88 個，最少的也有

82 個，但「字母數」最多只有 48 個，最少 44 個。漳州的《十五音》和泉州的《彙音妙悟》都是 50 「字母」，《彙音妙悟》因爲有兩個空韻，實際上只有 48 個字母，如前所述，高雄方言對於原鄉的漳州音和泉州音都有所揚棄，融合的高雄音「字母數」不可能比漳州、泉州多，所以如果高雄音的字母數超過 50 個，那麼這些多出來的韻母是從那裡來的，就成了我們研究高雄方言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

（三）高雄縣方言的韻類與《十五音》韻類之比較

韻母研究的方法之一是「字類」（或稱「韻類」）的歸納，這個方法起源於《切韻》的作者陸法言將當時中國各地方言的韻書收集起來，依「從分不從合」的原則，分成若干韻，著成《切韻》一書。這個韻母系統不是反映實際存在的某個方言，而是好幾個方言的抽象綜合。

這種方法如果是歸納了很多親屬關係疏遠的方言，那就變得很抽象而不切實際，可是如果歸納的方言親屬關係很接近，這個方法就比較切合實際，用在像高雄縣這種一致性很高的方言區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高雄縣方言的音韻系統，並且方便於比較高雄縣方言內部方言差。所以我們採用這個方法。

我們首先以韻母數最多的崗山 70 的韻母系統爲基礎，和其他方言一一比對，凡是和崗山 70 不同的都註上"*"號，字類相同而只是音讀不同的就記在同排註明/*（但如無*號則只表示二音自由變讀，如 o/or ），譬如《十五音》〈薑〉字母的字類，崗山 70 唸 iunn，但阿蓮 60 及茄萣 56 唸 ioonn，這只是音讀差。可是□(hiunnq[8], 氣喘貌)任何地方都唸 hiunnq ，顯然和「舒聲韻」的〈薑〉字母不是同一字類，所以 iunn 和 ioonn 列在同一行，而 iunnq 獨立成爲一個「字類」。現在將我們在高雄縣所收集的「字類」的音讀和《十五音》的「字母」音讀對照羅列於下，以下的對照只及於音韻層面的對應，高雄字類和《十五音》字母的涵字之間的對應關係相當複雜，高雄縣內各地方言之間也有涵字不一的情形，都不在本文中處理，這裡所列的只是大概的情形，細節的情形敬請參考「對照表」及漳州《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註 ）（以下首欄數字爲高雄縣字母編號；其次爲舒聲韻/入聲韻，末欄《十五音》）：

一、口音韻（ 17 字母 ）

1	a	aq	〈膠〉(*-a)
2	e	eq	〈嘉〉(*-ee)；
			〈伽〉(*-e)；
			〈稽〉(*-ei)
3	i	iq	〈居〉(*-i)
4	oo	ooq(#外)	〈沽〉(*-ou)
5	o/or	oq/*orq	〈高〉字母(*-o)
6	u	uq	〈龜〉字母(*-u)
7	ai		〈皆〉字母(*-ai)
8	au	auq	〈交〉字母(*-au)
9	ia	iaq	〈皆〉字母(*-ia)
10	ioo(#諾)		
11	io	ioq/*iorq	〈茄〉字母(*-io)
12	iu	iuq	〈ㄐ〉字母(*-iu)
13	iau	iauq	〈嬌〉字母(*-iau)
14	ua	uaq	〈瓜〉字母(*-ua)
15	ue	ueq	〈檜〉字母(*-uei)
16	ui		〈規〉字母(*-ui)
17	uai		〈乖〉字母(*-uai)

二、鼻化韻（ 17 字母 ）

18	ann	annq	〈監〉字母(*-ann)
19	eenn/enn/*inn	eennq	〈更〉字母(*-eenn)
20	eenn	eennq	〈更〉字母(*-eenn)
21	inn	innq	〈梔〉字母(*-inn)

22	oonn	oonnq	〈姑〉字母(*-ounn)
			〈扛〉字母(*-onn)
23	*unn(#擬)/u/i		
24	m	mq	〈姆〉字母(*-m)
25	ng	ngq	〈鋼〉字母(*-ng)
26	ainn	ainnq/*aiq(#擬)	〈閒〉字母(*-ainn)
27	aunn	aunnq	〈爻〉字母(*-aunn)
28	iann	iannq	〈驚〉字母(*-iann)
29	iunn/ioonn		〈薑〉字母(*-ionn)
30		iunnq/*enn	〈牛〉字母(*-iunn)
31	iaunn	iaunnq	〈嘹〉字母(*-iaunn)
32	uann		〈官〉字母(*-uann)
33	ueenn/uenn		〈糜〉字母(*-ueinn)
34	uinn		〈褌〉字母(*-uinn)
35	uainn	uainnq	〈閂〉字母(*-uainn)

三、陽聲韻（ 15 字母）

36	am	ap	〈甘〉字母(*-am)
37	an	at	〈干〉字母(*-an)
38	ang	ak	〈江〉字母(*-ang)
39	oom	oop	〈箴〉字母(*-om)
40	oong	ook	〈公〉字母(*-ong)
41	im	ip	〈金〉字母(*-im)
42	in	it	〈巾〉字母(*-in)
43	eng/ieng	ek/iek	〈經〉字母(*-eng)
44	iam	iap	〈兼〉字母(*-iam)

45	een/ieen	eet/ieet	〈堅〉字母(*-ian)
46	iang	iak	〈姜〉字母(*-iang)
47	ioong	iook	〈恭〉字母(*-iong)
48	un	ut	〈君〉字母(*-un)
49	uan	uat	〈觀〉字母(*-uan)
50	uang	uak(#擬)	〈光〉字母(*-uang)

字類數	舒聲韻數	入聲韻數
48-50	47-49	38-41

現在說明如下：

（一）以上在高雄縣所收集的「字類」共有 50 個，其中有 2 個屬罕用的邊際音故云 48-50 個；「舒聲韻」共 49 個，其中有 2 個邊際韻，故云 47-49 個；「入聲韻」共 41 個，其中有 3 個邊際韻，。

（二）現在將崗山 70 的「韻母」及綜合高雄縣所有地區的方言所得的「字類」，有關「字母數」或「韻母數」的各項資料列表比較如下：

	崗山 70 韻母	高雄縣字類
韻母數	84-88	84-90
舒聲韻數	46-48	46-49
入聲韻數	38-40	38-41
字母數	46-48	47-50

綜合所有高雄縣 10 個方言，同字類的音讀和崗山 70 不同的只有兩個：即第 26 字類的入聲韻 ainnq/*aiq(#擬)和第 29 字類的舒聲韻 iunn/*ioonn 。

入聲韻 aiq 這個韻母是一個邊際韻，在所有高雄縣方言中只有用在形容很「矮」的「擬態詞」時，鳳山 77 用了 taiq 的入聲韻母，其他的方言點沒有出現過這種韻母。崗山 70 和大樹 71 也有類似的韻母，不過卻是個鼻音 thainnq 。請看下面的資料：

鳳山 77　　$e_{33}tai_{32}taiq_2$

崗山 70　　$e_{33}thainnq_{32}thainnq_2$

大樹 71　　$e_{33}thainnq_{32}thainnq_2$

taiq 和 thainnq 是同一詞素的兩個方言變讀，對於高雄縣的「字類」並沒有增加。

至於 iunn/*ioonn 相同於《十五音》的〈薑〉字母(*-ionn)，高雄縣最普遍的音讀是 iunn ，但是高雄縣北部靠近台南縣市的茄萣、湖內、阿蓮、路竹（部分）一帶卻唸 ioonn ，和台南縣市相同。這個地區行政區域雖在高雄縣，但方言接近台南縣市。從方言區劃的觀點來看，高雄縣北部的這個地區應該劃入「台南方言區」。如此一來，《十五音》〈薑〉字母的字「高雄方言區」就一致地唸 iunn 了。在這裏所謂「高雄方言」是以方言類型來區劃的，和以行政爲區劃的所謂「高雄縣方言」具有不同的意思。

《十五音》的 iunn 和 ionn 分屬兩個字母，即〈牛〉字母(*-iunn)和〈薑〉字母(*-ionn)，台南方言的分韻和漳州腔一致；高雄方言這兩個韻都混同唸 iunn ，和泉州腔一致。也就是說，高雄方言的-iunn，被台南方言分爲-ioonn 和-iunn 兩個字母。所以雖然高雄縣字類的「韻母數」和崗山 70 相同，可是「字母數」反而多了一個。如果把高雄北部的台南腔排除，高雄方言字類和崗山 70 的「字母數」就完全一致了。換句話說，崗山 70 的韻母系統是高雄方言最完整的了。

（三）除了崗山之外，其他的方言點都有多少有「合韻」的現象，就是將上述的字類加以合併成韻，現在來檢驗一下高雄縣方言韻類合併的情形。以下的數字指上節的字類編號，各方言點下面幾個字類的異讀情形如下：

舒聲韻	10	19	23	29	33	39	43	45	50
阿蓮 60	ioo(#)	enn	u/i	ioonn	uenn	am	eng;ieng(P+ Ts+)	een/ieen	uang
彌陀 58	—	eenn	u/i	iunn	uainn	am	ieng	ieen	uang
鳳山 77	ioo(#)	eenn	u	iunn	ueenn	oom	ieng/eng	ieen/een	—
旗山 63	ioo(#)	eenn	u/i	iunn	ueenn	oom	ierng	ieen/een	—

崗山 70	ioo(#)	eenn	unn(#)	iunn	ueenn	oom	eng;ieng(Ts+)	een/ieen	uang
茄萣 56	ioo(#)	eenn	u/i	ioonn	uenn	am	ieng/ierng	een/ieen	uang
內門 68	—	eenn	unn(#)	iunn	uainn	oom	ieng	een/ieen	uang
林園 74		inn	u/i	iunn	uainn	oom	ieng/eng	ieen/een	uang
大樹 71	—	eenn	unn(#)	iunn	ueenn	oom	eng;ieng(Ts+)	een/ieen	uang
大社 70	ioo(#)	eenn	unn	iunn	uainn	oom	ieng/eng(#少)	ieen/een	uang
入聲韻	5	25		29		39	43	45	50
阿蓮 60	oq/orq	ainnq(#)		henn		oop	ek;iek(l+ Ts+)	eet/ieet	uak(#)
彌陀 58	orq/oq	—		iunnq		oop	iek/ek	ieet	—
鳳山 77	oq/orq	aiq(#)		iunnq		oop	iek/ek	ieet/eet	uak(#)
旗山 63	oq/orq	ainnq(#)		iunnq		oop	ierk	ieet/eet	uak(#)
崗山 70	oq	ainnq(#)		iunnq		oop	ek;iek(Ts+)	eet/ieet	uak(#)
茄定 56	orq	ainnq(#)		iunnq		ap	iek/ierk	ieet/eet	
內門 68	oq	—		iunnq		oop	iek	eet/ieet	uak(#)
林園 74	oq/orq	ainnq		iunnq		oop	iek/ek	ieet/eet	
大樹 71	oq	ainnq(#)		iunnq		oop	ek;iek(Ts+)	eet/ieet	uak(#)
大社 70	orq	—		iunnq		oop	ek;iek(Ts+)	ieet	—

以上高雄縣各地方言具有方言差的字類，舒聲韻有 8 韻，入聲韻也有 7 韻。這裡所謂方言差有三種情形：

1.缺韻

所謂「缺韻」就是方言因某字類的涵字完全不使用因而缺少此韻的情形。上表中有空格的地方便是「缺韻」，如「舒聲韻」 10,50 ，「入聲韻」 25,50 共 4 韻。缺韻的原因也有好多種情形，比如我們有時受到調查條件的限制，只作重點調查，因爲資料不足，有些韻母沒有收集到，因此缺韻；如果是實際上已經作了詳表調查，因爲我們在設計問卷的時候已經將可能出現的韻母都放進問卷了，問過之後那個韻母還不出現，就可能眞的缺韻（但並非絕對，因爲可能還有其他的涵字爲

我們所未能調查到的），就是說該發音人沒有（不用）該字類所涵的詞素。上表中凡註明"—"的就是非常可能眞的缺韻，因爲根據文獻及我們的調查資料，我們知道這幾個韻都是涵字極少的韻，我們都已問過那些字，而發音人不會那些詞素。

這些涵字極少的韻可分兩類：

(1)邊際韻——上表中缺韻的情形大部分屬於「邊際韻」。如 10:ioo 字類只涵一個「應諾詞」 $hioo_{11}$（是的），缺了這個詞比如「應諾詞」說 hio_{12}/$heenn_{11}$ 而不說 $hioo_{11}$，就沒有 ioo 韻了。又如形容「矮」的擬態詞 aiq/ainnq 只出現在形容「矮」的「擬態詞」 $taiq_2$/$thainnq_2$， uak_2 只出現在形容「蛙叫聲」的「擬聲詞」 $kuak_2$。在台灣這些詞雖然使用得很普遍，但是有些人不會說，或者用了其他的詞素來表示。在高雄縣收集到的說法有：

矮薯薯　　$e_{33}tsi_{22}tsi_{12}$
矮舌舌　　$e_{33}tsi_{11}tsiq_3$
矮 XX　　$e_{33}tsiu_{11}tsiuq_3$
矮糾糾　　$e_{33}kiu_{31}kiu_{11}$
矮 XX　　$e_{33}tak_3tak_2$
矮 XX　　$e_{33}tai_{32}taiq_2$
矮 XX　　$e_{33}thainnq_{32}thainnq_2$
矮 XX　　$e_{33}tiu_{32}tiuq_2$
矮 XX　　$e_{33}phu_{11}phuq_3$
矮 XX　　$e_{33}pi_{11}puq_3$

以上共 10 種說法只有 3 種擬得出不是很可靠的「本字」。擬聲詞、擬態詞往往是無本字的，並且使用了一些罕用的音，其中有的音韻組合在閩南語的音韻系統中非常罕見，超出閩南語和漢語同源詞的對應規律之外，，比如有很多是雙韻尾-iq,-uq ，這些大概是閩南語自己發展的語音，而非源自古漢語。

蛙的叫聲也有許多擬聲詞，如：

XX 叫　　$aunn_{11}aunn_{11}kio_{11}$
XX 叫　　$ap_1ap_1kio_{11}$
XX 叫　　$i_{11}ap_1kio_{11}$

XX 叫　　$kap_1kap_1kior_{11}$

XX 叫　　$koop_1koop_1kio_{11}$

XX 叫　　$kinn_{11}kuainn_{11}kio_{11}$

XX 叫　　$uak_1uak_1kio_{11}$

XX 叫　　$kuak_1kuak_1kio_{11}$

以上收集到 8 種說法，我們一個也擬不出「本字」來。擬聲詞、擬態詞有些說法使用範圍很廣，有些說法很少聽過，方言差、個人差很大。所以這種罕用的「邊際韻」，很容易缺韻，也很容易漏收，常常影響到「韻母數」的多寡。我們計算「韻母數」時把「邊際韻」分別計算的原因在此。

(2)沒落韻——閩南語有些韻母是正在沒落的韻母，比如 uang 韻便是。這個韻母在泉州《彙音妙悟》屬〈風〉字母，只涵 3 個字：「風」 $huang^1$；「闖」 $tshuang^7$；「放」 $huang^3$。漳州《十五音》只涵 4 個字「光」 $kuang^1$；「讙」 $uang^1$；「鈁」 $huang^2$（注：「水銀子也」，當即「汞」之異體字）；「闖」 $tshuang^7$。在台灣我們只聽過「風」和「讙」兩字，其餘可能已經消失了。「風」字讀 $huang^1$ 也只在台西、澎湖竹篙灣等極少數的偏泉區的偏僻地區聽過。現在台灣還能聽得到的 uang 韻字就只剩「讙」字了，「讙」 $uang^1$ 的意思是「荒嬉」，不務正事、成群喧譁嬉戲的意思。這個詞也正在沒落之中，中年以下大部分聽不懂，我們調查的 10 個高雄縣老年層發音人已經有 2 個沒有這個詞素，因而也就沒有 uang 韻母。像這種字類因本來的涵字一一失落或「移韻」（見下節），最後因全韻無字而「缺韻」的情形叫「廢韻」。

2.合韻

所謂「合韻」就是某方言將其他方言分爲兩個字類的字合併爲一個韻的情形，就是說把別個方言不同音的字混同了。譬如上列「舒聲韻」 19,23,33,36 、及「入聲韻」 25,29,39 等 7 個字類就是「合韻」。

舒聲 19 字類對應於《十五音》的〈更〉字母(*-eenn)，《十五音》另外有一個〈梔〉字母(*-inn)，構成兩個對立的鼻化前元音。但在泉州《彙音妙悟》這兩個字母被合併爲〈青〉字母(*-inn)。融合的高雄縣絕大多數從漳走分韻路線，唯獨高雄縣西南海濱地帶的林園鄉則從泉走合韻路線。比如高雄優勢音「青」 $tsheenn^1$ ：「錢」 $tsinn^5$，韻母不同，但林園「青」 $tshinn^1$ 、「錢」 $tsinn^5$ 都是 inn 韻。

不過林園也有 eenn 韻母(字類 20)，但只用在「罵」 meenn^{7} 、「脈」 meennq^{8} 等少數字，也就是說林園把〈更〉字母分爲兩個字類。一類從漳唸 eenn 韻；一類從泉唸 inn 。從《十五音》的立場來看等於把一部分字由〈更〉字母移到〈梔〉字母，所以叫「移韻」。如果從泉州《彙音妙悟》的立場來看， 19,21 的兩個字類本來都屬〈青〉字母(*-inn)，假定林園本屬泉州腔，林園並沒有發生「移韻」。倒是「罵」和「脈」泉州腔本來唸 mann^{7},beq^{8} ，林園從漳唸 meenn^{7},meennq^{8} ，像這種韻類的分化我們叫做「增韻」。

必須說明的是，這裏所謂「合韻」、「移韻」、「缺韻」、「廢韻」、「分韻」、「增韻」都只是爲了說明韻母分合的方便所立的術語，用以表示某方言對某些字類的音讀變化。語言的變化都是不自覺的，語言的使用者不會自覺地把某些字從一個韻搬到另一個韻，但是語音的變化是有規則的，某個字類，在某個時代歸入甲韻，後來因爲音韻變化的結果而歸入乙韻的「移韻」現象是很普遍的。

舒聲 23 字類只涵一個「女」字，和一個「擬態詞」，上文（一）3 已經討論過了。（三）的表中有三個方言註明 unn(#)的意即 unn 韻母只涵「擬態詞」；其餘的方言缺 unn 韻母的「擬態詞」；不註明的只大社 70 一個方言，其餘的方言把「女」字唸成 lu^{2}/li^{2} 便和其他的 u 韻或 i 韻「合韻」（上表只作提示之用，詳細資料參見「對照表」），因此不計「擬態詞」的話， unn 字類可以說是爲了少數把「女」字唸成 nunn^{2} 的方言而「分韻」的。

舒聲 33 字類對應於《十五音》的〈糜〉字母(*-ueinn)，這個字母和〈閂〉字母(*-uainn)是分韻的，另外「關」字屬〈官〉字母(*-uann)，但台灣有許多方言這三韻都混同歸 uainn 韻了，「關」字也沒有人唸 kuann^{1} 。在高雄縣也有這種「合韻」的現象。《十五音》〈糜〉字母只收「糜」、「妹」二字，在台灣有四個字。以下略舉數例，凡唸 uainn 韻的就是「合韻」；唸 mueenn 或 muenn 的是從漳音；唸 hm 或 muinn 的是從泉音。

	糜(稀飯)	媒	梅	妹
阿蓮 60	muainn$_{12}$	muainn$_{12}$	muainn$_{12}$	muainn$_{22}$
彌陀 58	muainn$_{12}$	hm$_{12}$/muainn$_{12}$	muainn$_{12}$	muainn$_{22}$
鳳山 77	mueenn$_{12}$	mueenn$_{12}$	muainn$_{12}$	mueenn$_{22}$

旗山 63	muainn$_{12}$	hm$_{12}$	muainn$_{12}$	muainn$_{22}$
崗山 70	muainn$_{12}$	muainn$_{12}$/hm$_{12}$	muainn$_{12}$	muainn$_{22}$
茄萣 56	muenn$_{12}$	hm$_{12}$	muenn$_{12}$	
內門 68	muainn$_{12}$	muainn$_{12}$/hm$_{12}$	muainn$_{12}$	muainn$_{22}$
林園 74	muainn$_{12}$	hm$_{12}$/muann$_{12}$	muinn$_{12}$	
大樹 71	mueenn$_{12}$	mueenn$_{12}$	muainn$_{12}$	mueenn$_{22}$
大社 70	muainn$_{12}$	muainn$_{12}$	muainn$_{12}$	muainn$_{22}$

由上列資料來看，走「合韻」路線的 muainn 音讀佔壓倒性優勢，從漳唸 muenn^{5} 或 mueenn^{5} 的只有 3 個方言點，其中茄萣的「媒」字從泉唸 hm^{5} ；「媒」字從泉唸 hm^{5} 的有 6 個方言點，但除了旗山 63 、茄萣 56 之外，全部又讀 muainn^{5} 。其餘三字泉音「糜」 ber^{5} 、「梅」 m^{5} 、「妹」 ber^{7} ，高雄縣無人從泉。

舒聲 39oom 和入聲 39oop 字類是同一「字母」。這兩個韻類的涵字本來就很少，對應於《十五音》的〈箴〉字母(*-om)或《彙音妙悟》的〈箴〉字母(*-irm)。泉州系的同安腔之類方言唸 im(文)或 am:ap(白)，就和〈甘〉字母的 am:ap 混同了。高雄縣如果〈箴〉字母唸 im 或 am:ap 的就是這種「合韻」的現象。如果唸 oom:oop 的就是從漳州腔的分韻及音讀，高雄地區沒有從泉州音唸 irm:irp 的。現在看一看下面的資料：

	蔘(白)	掺(白)	森(文)	撲(蚊子)	爛(擬態詞)
阿蓮 60	sam$_{33}$	am$_{33}$	sim$_{33}$	hap$_{2}$	nuann$_{11}$hap3hap$_{2}$
彌陀 58	sam$_{22}$	am$_{33}$	sim$_{33}$	hap$_{2}$	nuann$_{11}$hoop$_{3}$hoop$_{2}$
鳳山 77	soom$_{33}$	oom$_{33}$/am$_{33}$	sim$_{33}$	hoop$_{2}$	
旗山 63	soom$_{33}$/sam$_{33}$		sim$_{33}$	hap$_{2}$	
崗山 70	sam$_{33}$	am$_{33}$/oom$_{33}$	sim$_{33}$	hap$_{2}$	nuann$_{11}$hap3hap$_{2}$
茄萣 56	sam$_{33}$/sim$_{33}$	ng$_{33}$	sim$_{33}$	hap$_{2}$	
內門 68	sam$_{33}$	am$_{33}$	sim$_{33}$	hap$_{2}$	nuann$_{11}$hap3hap$_{2}$

林園 74	$soom_{33}$		sim_{33}		
大樹 71	$soom_{33}$	oom_{33}	sim_{33}	hap_{2}	$nuann_{11}hoop3hoop_{2}$
大社 70	sam_{33}	am_{33}/oom_{33}	sim_{33}	x	x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字，不遑盡舉。由上例可知，高雄縣這個字類有 7 個方言點的白話音有〈箴〉字母 oom:oop ，但有 5 個方言點 oom:oop/am:ap 兩讀。至於文讀的「森」字則全部從同安音唸 im:ip 。

以上所舉的高雄縣具方言差的字類，雖然崗山 70 、旗山 67 的韻母，可以分到 88 韻之多，但是整個看來「合韻」、「廢韻」是普遍的趨勢。那些涵字極少的字可能不得不走「合韻」、「廢韻」的路子，也就是說高雄縣的韻母將來的發展會越來越少，不會越多。

3.不規則對應

方言與方言之間，同一字類的音讀絕大多數有一定的對應關係，但有時候會出現不規則的對應，譬如（二）節所述「矮」的擬態詞就有 taiq,tainnq,thainnq 三個變體;「氣喘」的擬態詞 $hiunnq^{8}$，絕大多數都唸 $hiunnq^{8}$，只有阿蓮 60 唸成 $henn^{1}$，這些方言變體之間都有類似之處，但不是有規則的對應。

4.音值差異

高雄縣方言之間有時同字類的音讀只是音值的差異，高雄人之間往往無法察覺出來。譬如：

字類 43 的/eng/，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經〉字母(*-eng)或泉州《彙音妙悟》〈卿〉字母(*-iirng)，高雄縣一般唸 ieng:iek 或 eng:ek ，也有少數唸 ierng:ierk 的，韻腹/e/的舌位很高，不像潮州或台灣員林地區的/eng/唸[eeng]的/ee/那麼低。

字類 45 有 een:eet/ieen:ieet 兩種變讀。這四個韻母無論是共時的或歷時的，都可以解釋爲/ian/:/iat/的變體。它們共同的特徵是/-a-/韻腹受齊齒韻頭和舌尖韻尾的影響，都變成了前元音了。這樣一來變成一個音節裏有兩個前元音，違反了台灣閩南語一般的元音結合限制。也許因爲如此，高雄縣有許多方言的/ian/[ieen/een]:/iat/[ieet/eet]的韻頭-i-正在消失之中。不但是高雄，從整個台灣看來 ieen:ieet 正在變爲 een:eet 是台灣話共同的發展趨勢。前元音之前的韻頭-i-有些是確

實消失了，有些正在消失之中，韻頭-i-的有無，或者自由變異，或者有條件的保存。卷末所附的語料都是按實際發音記音，對照表中凡註明"/"的表示發音人對兩種音讀的選擇是「自由變異」；註明";"的表示「條件變異」。就是說有些人這些韻母的韻頭-i-可有可無，有些人在齒音之後（註明 Ts+）或唇音（註明 P+）之後或流音之後（註明 l+）有韻頭-i-，其餘不須要韻頭-i-。現代漳州音〈經〉字母的音讀，依周長楫(1986)漳州南片的漳浦、平和唸 eeng:ek，東山唸 eng:ek，詔安唸 ieng:iek；漳州北片唸 ing:ik 或 in:it；至於泉州音分爲〈爭〉(*-erng)、〈卿〉(*-ierng)兩字母，南安屬〈爭〉字母的字唸 orng:ork、屬〈卿〉字母的字唸 ing:ik，安溪屬〈爭〉字母的字唸 orng:ik（〈卿〉字母的字資料缺乏），惠安屬〈爭〉字母的字唸 ing:ierk，屬〈卿〉字母的字唸 ing:ik，其餘大抵分爲二派，北片晉江、泉州、屬〈爭〉字母的字唸 orng:iak，屬〈卿〉字母的字唸 ing:iak，永春屬〈爭〉字母的字和屬〈卿〉字母的字都唸 ing:iak，南片同安、金門、及廈門屬〈爭〉、〈卿〉兩字母的字都唸 ing:ik。以上凡標爲 ing:ik 的音值大概省略了一個[ir]或[er]的混元音(schwa)，也就是說其實際音值應該是[iirng:iirk]或[ierng:ierk]。

〈爭〉〈卿〉合韻、並唸 ing:ik 的型態分佈於泉州南部及漳州北部及幾乎台灣的全部，是整個閩南語系方言音韻發展的總趨勢。高度融合的高雄方言表現這個趨勢是自然的。

高雄縣的 ieng:iek 的韻腹/e/比較明顯、舌位也較偏前、偏高，但只是音值的細微差異，在系統上和整個閩南語系方言的總趨勢是一致的。高雄縣 ieng:iek 和 eng:ek 成自由變讀，前者爲泉州特色，後者爲南部漳州音特色，這種現象也許表現了是漳泉方言未完全融合的過渡現象。

不過新派的台灣優勢音，〈經〉字母的趨勢是 ing:ik[ing:ik]較少變成 eng:ek[eng:ek]，這可能是受華語 ing[ing]音值的影響。

【註解】

(1)有關漳州《十五音》的音讀，在 Medhurst 字典(1837)中已有記錄，證諸現代漳州方言無誤，詳細論證參見洪惟仁(1993)〈三種漳州《十五音》的音讀〉。